

在幻想中漫游世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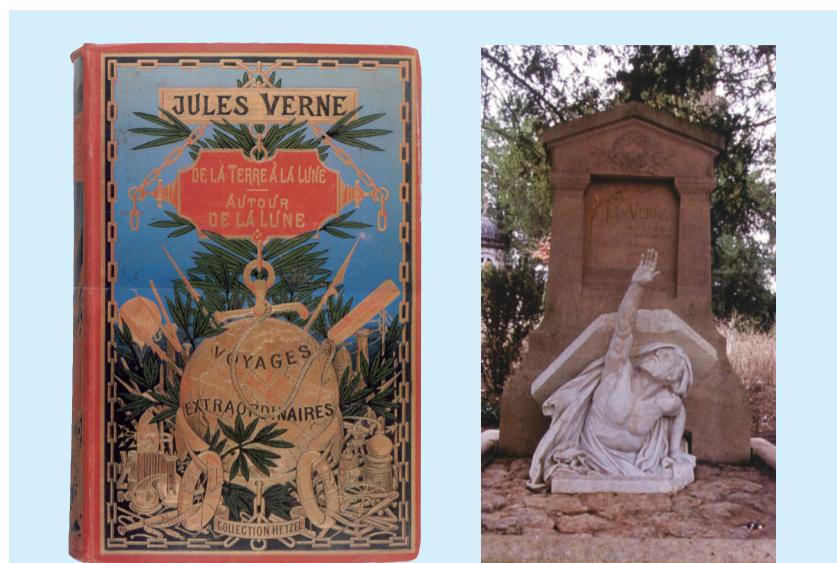
□ 尹传红

今年是法国科幻作家儒勒·凡尔纳(Jules Verne,1828—1905)逝世120周年,也是他的科幻代表作《从地球到月球》发表160周年。10月15日上午,凡尔纳著名的三部曲《格兰特船长的儿女》《海底两万里》《神秘岛》中译本“博物姐姐带你读名著”科普图解版(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),与众多中国原创科幻图书一同亮相由科普时报社、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等单位承办的2025东湖论坛——“科普图书创作与传播论坛”,煞是显眼。这场跨越时空的文学“对话”,既彰显了这位“老牌”科幻大师历久弥新的传奇魅力,也映照出当代科幻创作百花齐放、交融并进的蓬勃气象。

凡尔纳有着“科幻小说之父”“未知世界的探索先驱”“科学浪漫主义的奠基人”等诸多美誉。当然,这并不意味着他是第一个创作科幻小说的作家。但是,他写作的题材和写作方法,对科幻小说这一新的文学样式的发展和普及,起到了重要的、不可或缺的作用。

出生于律师世家的凡尔纳,自童年时代起就对航海有着浓厚的兴趣,亦迷恋地理发现。早年他曾痴情于戏剧和诗歌创作,但没有太大作为。某天,他忽然萌生一个想法:是不是可以把技术资料与小说结合起来,将幻想与事实、冒险与科学原理融汇在一起撰写小说——他称之为“科学小说”。

1862年,34岁的凡尔纳写出了他的第一部“科学小说”——《气球上的五星期》,它讲的是费尔久逊博士及其伙伴乘气球穿越非洲的探险故事。在旅途中,他们见识了许多奇异的事物,也因一次次遇险而弄得狼狈不堪。小说精彩纷呈、引人入胜,作者早年那段不算成功的戏剧创作经历,或许恰恰成就了他融于



左图为儒勒·凡尔纳1865年发表的《从地球到月球》,是第一部系统地以“非纯幻想”的形式探索太空旅行的书,科幻小说的太空时代就从这时开始。右图为凡尔纳之墓。雕塑家手下的幻想家仿佛要从墓穴里冲出来,继续他在未知世界的无尽探索。 (作者供图)

其新类型作品之中的写作技巧:大量的对白,情节的戏剧性突变,悬念的利用,舞台背景的移植……小说开篇即展现了一种积极、奋进的情怀:“应该……把将要到来的事物看作是已经来到的事物,应该在未来中只能看到现在。因为,未来不过是稍稍远一点儿的现在。”

自发表《地心游记》《从地球到月球》后,凡尔纳又陆续推出了《格兰特船长的儿女》(1868年)、《海底两万里》(1870年)和《神秘岛》(1875年)三部曲。从创作时间看,其跨度不过8年,但三部作品之间却有着奇妙的关联。

《格兰特船长的儿女》讲的是,游船“邓肯号”船主格里那凡爵士在得到两年

前遇难失踪的苏格兰航海家格兰特船长的线索后,请求英国政府派遣船只去寻找,但遭到了歧视苏格兰人的英国政府的拒绝。格里那凡极为愤慨,毅然决定自行组织旅行队,亲自去完成这一事业。他带着格兰特船长的儿女,穿过南美洲的草原,横贯澳洲内地和新西兰,环绕了地球一周。一路上,他们以无比的毅力和勇敢,战胜了无数艰险,终于在太平洋的一个荒岛上找到了格兰特船长。

《神秘岛》讲的是,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,有5个被围困在南军城中的北方人趁着偶然的机会乘气球脱逃了。他们中途被风暴吹落在太平洋中的一个荒岛上。但他们并没有灰心失望,而是

以集体的智慧和劳动,克服重重困难,制造出了陶器、玻璃、风磨、电报机,还挽救了在附近另一个孤岛上独居了12年而失去理智的罪犯(其故事见《格兰特船长的儿女》),并使他恢复了人性。

这些荒岛上的遇难者虽然什么也不缺,但仍没有放弃返回祖国的努力。一天,他们终于登上由格兰特船长的独生子罗伯尔所指挥的“邓肯号”,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。这几个遇难者在荒岛上度过的岁月里,不断地发现不可思议的奇迹。每当他们面临危险的时候,似乎总有一个神秘人物在救助他们。原来,此人就是《海底两万里》一书中潜水艇“鹦鹉螺”号的发明者——尼摩船长。

三部曲中“居中”的《海底两万里》,讲述了一个更为神奇的故事。其主人公尼摩船长,一个隐身于大海深处、反对人类非正义行为的叛逆者,一个带有浪漫、神秘色彩的人物。正是他,出于保守自己秘密的考虑,胁迫不期然成为其俘虏的三位“闯入者”,跟随其掌控的“怪物”潜水艇周游各大洋,经历了一系列悬念迭出、惊心动魄的海底冒险,也给我们留下了这个身临其境、栩栩如生的“记录”。

凡尔纳的这三部曲堪称“海洋主题曲”,它们对地球和海洋探索具有史诗般寓意,产生了更大的世界性的影响。迄今捧读,亦令人有回味无穷之感。

凡尔纳是一个自得其乐的旅行者,也是一位杰出、美妙的导游。出发,就是他的命运,如他所言:“所谓光荣,不是到达,而是出发!”



寻找时间界面

□ 天汐辰



科学界的叹息又一次淹没了会场。关于时间旅行可行性的争论持续了数百年,如今搁置已久的话题再次被提起。

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,致使人类在不知不觉中一点点失去了在工作中的主导权。更可怕的是,人类大脑开始退化,还会通过基因遗传给下一代。想要彻底改变这一结局,就必须回到2078年12月22日《机器人法案》通过之前,设法阻止法案通过。

讽刺的是,关于时间旅行的一切研究都是以人工智能为主导,就连科学界的这次研讨会,也完全由人工智能主持。科学家们坐在席间,沉默地听着自己的机器人助手发言,一脸无奈。

经过两天的激烈讨论,得出“不可行”的结论。散会之际,一个青年科学家走上讲台:“我叫王琦,各位专家前辈请等一等……”

从王琦的着装,一眼便可辨出,

他是来自山区的原住民。农业革命时期,一些土地稀少的山区不值得进行智能机械化改造,故而保留了原貌。先前生活在那里的人大部分搬迁到城市,但仍有一小部分向往田园生活的人留在原地,选择了原始的生活方式。

尽管王琦毕恭毕敬地站在台上,人们还是纷纷起身离场。王琦不得不直接切入正题:“时间界面!只要找到准确的时间界面,就能回到过去!”

一些人停下脚步,转身望向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。

王琦从背包里取出纸和笔,在纸上画了一条直线,标上A、B两点,然后举着那张纸说:“如果一只没有方向感的蚂蚁,从A爬到了B,那么它很难再回到A,因为它不知道A在哪。而我们能够轻松地把它从B点移到A点,因为我们是观察者,可以同时看到A和B。同样的,因为我们不是观察者,所以我们无法回到过去,就像那只蚂蚁,明明知道有A点,却不知道它在哪儿。”

机器人助手搀扶着的一位年迈科学家,咳嗽了一声,随后折返回来,紧

跟着,很多人回到了会场。

“我们得从观察者的角度思考问题。假如现实是一部3D全息电影,按下暂停键,会出现一个静止的画面,这个画面就是一个时间界面。”

“但,如何找到2078年的那个时间界面呢?”一位年轻科学家问。

“需要一个锚点,一个具体的人,他穿过了从那时到现在的所有时间界面。”

台下一片哗然,“将近两百年过去了,哪有活到现在的人啊!”

沉思了很长时间,王琦说:“机器人。法案通过时,有一个机器人在场。”

“第一代机器人‘开拓者’?”有人大声说,“它的核心存储器从未更换,或许真的完整记录了所有过往!”

“机器人的问题用机器人来解决,这太疯狂了。”另一人惊呼道。

“不过,”王琦故意停顿,见大家的注意力重新聚拢,才接着说,“选择机器人作为锚点,人就是观察者,因而研究工作必须完全由人类独立完成。”

现场没有一人反对,谁也不想让旁

人知道自己已经不具备科研能力。大家一致推选王琦做项目负责人,国家很快批准立项,给予充分支持。

王琦展现出惊人的行动力,大批提案迅速通过。他尤其关心“纯人类教学”项目的进展,还亲自制定教学计划,承担教学任务,他常对学生们说:“你们都来自山区,未被人工智能感染,我希望你们继续保持思考的独立性,人类的未来掌握在你们手中。”相比之下,时间界面理论本身的研究,他倾注的精力反而不多,他主要是督促实验大楼的建设。

24年后,王琦的一个研究生跑到他的办公室:“老师,我始终有个疑问,过去如果是时间在无数时间界面间跳动的结果,那么我们就只是时间界面上的人物卡片了,这等于说我们根本没有活过,又怎么可能回到过去呢?”

“过去已成事实,我们能决定的只有未来。”王琦脸上浮现出意味深长的笑,他转头望向窗外,喧嚣声不断传来,人类正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,重新缔造真正属于自己的文明。

(作者系陕西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)